



# 静静的西拉沐沦

张雅琴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二辑

# 静静的西拉沐沦

张雅琴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静的西拉沐沦 / 张雅琴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7222-0

I. ①静…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2741号

## 静静的西拉沐沦

---

编 者: 张雅琴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mailto: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0千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22-0

定 价: 29.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 静静的西拉沐沦

那个梦又回来了。

塔娜梦见扎鲁带她去了一个地方，她不知道是哪里，总之是一个地方。绿草齐天高，满目黄灿灿的金莲花在空中飘浮。她的枣红马跟在扎鲁的铁青马后面，不停地跑。突然下雨了。雨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她睁不开眼，只听见谁在喊她的名字，好像是扎鲁。狂风没有方向地吹。闪电交错，似乎要把天空撕裂。大片大片的浓云飞掠而过，偶尔露出深蓝的天空。又仿佛是傍晚，群星闪烁，沾满雨水的草，被风刮得东摇西晃，喊声也被扯得忽远忽近。又加进了干柴噼啪的燃烧声、马儿的嘶鸣声，还有枪声……她喊着，寻找着。草挡住了她的视线，也绊着马腿。枣红马因此跑得跌跌绊绊。喊声越来越近。她听出来了，是扎鲁的声音，就在前方，带着今生所有的诱惑。

“扎鲁，你在哪儿？”她大声喊。

扎鲁不回答，铁青马纵身一跃，塔娜的面前便横过一条河流。河流的两岸，若干熟悉的景象，都罩在一片苍茫的暮霭中。在哪儿见过这条河呢？在哪儿呢？她急得几乎醒来，经过一番艰难的辨认，最终才确认它是西拉沐沦河<sup>①</sup>——再没有比它更熟悉的记忆了。烟霞渐渐散

---

① 西拉沐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的大河”，地图标注为“西拉木伦河”，本文遵循作者故乡的习惯，写作“西拉沐沦河”。西拉沐沦河发源于赤峰市克什克腾西南的潢源，古称潢水，全长380公里，流域面积32171平方公里。它流过了沙漠、山峡、草原和农田，孕育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红山诸文化。在西拉沐沦河源头，有清代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古战场遗迹。



开，落日余晖铺满河床，水面上跳动着金子般的波光。

塔娜勒住马，茫然四顾。她看见扎鲁的铁青马了，就在她的眼前，伸手可及。可她却一生都追不上。这是塔娜在梦中就知道的。

河床突然宽阔起来，宽到望不见对岸。水波连天。又一阵狂风袭来，巨浪排山倒海，卷走了扎鲁和他的铁青马。四周骤然漆黑一片。

“扎鲁——”塔娜被自己的哭声惊醒了。

隔在她和时光之间纷纷扰扰的滚滚红尘瞬间烟消云散，当年的一切宛如大雾散开的早晨，清晰、澄澈而清明。其实，这辈子，她一直努力去忘记一些事。有那么多年，竟然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早把那些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那个梦又回来了。塔娜觉得记忆欺骗了自己。她也才知道，原来，有些事，早就长进了骨头里，成了骨刺，想拔也拔不掉。

西拉沐沦河，意思是黄色的河，河水却碧绿澄澈，也许因为它的源头名叫潢水？而河流流经的那片草原——西拉沐沦草原，名字是随河流的名字一起来的。不过塔娜总认定，被称为西拉沐沦的草原是因为它遍地黄灿灿的金莲花而得名。

塔娜还一直记得当年流行在西拉沐沦草原的那首歌：

西拉沐沦，  
牧人的天堂。  
烈酒醇厚，  
雁阵排成行，  
金莲花海，  
遍野芳香。

.....

塔娜坐起来。屋里漆黑一片。她仿佛看见扎鲁就站在黑暗中，还是当年的样子，高个子，卷曲的黑头发，那双眼睛——像西拉沐沦河

水一样清澈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她。

“扎鲁！”塔娜情不自禁在心底喊了一声。

往事就像天上的云，一片接一片地从塔娜的眼前飘过。

## 1

一九一一年，塔娜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主修日语。樱花正烂漫，当然，也正在凋谢。甬道上铺满了浅粉色的花瓣，树上的樱花还在不停地飘落。十六岁的塔娜心中充满快乐，几次停下脚步，伸手去接那些飘落下来的花瓣。她并不知道，有件让她担忧的事情，正在前面两步远的地方等她。天气晴好，比那之前的一些天更晴好，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天空中飘浮着稀疏的云朵，白中带点黄。微风带着花蕊的清香，也带着咸腥味，时吹时停，有时一下子直接扑面而来，仿佛很欢快，周围的一切都喧闹起来，摇晃起来，动起来。

“格格！”突然，身后传来喊声。

塔娜回过头，她的贴身丫头金香远远地跑来。塔娜早就告诉过金香，在外面，不要叫格格，可金香总是记不住。

“格格——”金香气喘吁吁。可能想起了塔娜平时的告诫，刚叫了一声，就抬手捂住了嘴巴。塔娜憋不住想笑，可还是故意绷着脸：“不长记性的小母猪。什么事这么急三火四的？”

金香的目光不安地扫了塔娜一眼，犹豫着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塔娜。

“电报？”塔娜接过来。

“夫人……”金香的话停在那里。

“额吉怎么了？”塔娜迅速扯开电报纸。

“额吉病重，女儿塔娜速归。”塔娜连着看了两遍，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的腿一软，天地都旋转起来。

自从塔娜记事起，她的额吉——王府的夫人阿丽玛就不停地生病、

吃药。阿丽玛少言寡语，每日苍白着脸色，很少有人看到她的笑容。王爷给她找遍了西拉沐沦草原的大夫，可所有的大夫都说不出病症。在西拉沐沦，哪座毡房里的人都知道王爷的第三个夫人是个病美人。病美人郁郁寡欢，日复一日地坐在窗前，安静得像一座雕像。院子里长着一丛丁香、两棵蔷薇。夏天，树用最繁密的花朵回报阿丽玛的注视，冬天，就落尽繁华，披一身风霜，枯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和屋里的病美人彼此相惜着。阳光一年四季透过格子窗棂照进来，在晴朗的日子里沐浴着病美人没有血色的脸、修长的手指。

塔娜哭哭啼啼地跟着金香回到住处，就打发男仆敖特根去买船票。太阳快落山了，敖特根才回来，两手空空，原来一个星期的船票都卖完了。正束手无策，听见老妈子在楼下喊：“格格，芳子老师来了。”

芳子是日本人，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才艺出众，是当时日本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曾被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推荐到西拉沐沦，帮助西拉沐沦王爷建立“毓正女学堂”，任学堂的总教习，负责教授日语、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塔娜就是跟着她来到日本的。

塔娜赶紧迎下楼，抱住芳子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芳子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别急，明天的船票已经买了。”原来，西拉沐沦王爷也给芳子拍了电报。芳子为塔娜准备了送别晚宴，特意来接她。

芳子住在东京郊区的花园别墅，去她家要路过一大片樱花林。正是日落时分，披着金色晚霞的樱花有一种梦幻般的美丽，又似乎罩着无边的忧伤。马车驶过东京大街，向南，再走上一段路，左拐，就到了芳子的别墅。

塔娜撩开车窗帘，向外看了一眼，三浦站在芳子家门口。他果然在。塔娜想。心里有一种温暖。三浦是东京帝国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塔娜去东京时，到车站接她的，就是三浦。他们相处得不错。芳子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要不是你和贝勒爷指腹为婚，真希望你留在日本呢，我们三浦君，可是百里挑一。”塔娜当时羞红了脸，亏得三浦不在场。

一个人时，塔娜也曾想过这个问题。要是没有贝勒爷，会嫁给三浦吗？她想不出答案。她和贝勒爷青梅竹马，熟悉得像自己的左右手。他们大大咧咧地相处，见面或者不见面都无所谓。可是，对三浦却不是那种感觉。每次来芳子家，都希望能见到三浦。而每次三浦也都在。尽管这样，塔娜感觉自己还是不会嫁给三浦。她想嫁的人得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像西拉沐沦河水一样清澈。

芳子门前是个下坡，塔娜身子轻轻一耸，马车停住了。三浦迎上来。芳子说时间还早，让他们在院子里转转，等晚餐好了来叫他们。然后，就先进了院子。

“塔娜！”三浦站在塔娜面前，看着她，目光中有安慰，也有不舍。塔娜的心中一下子塞满了离愁。原来自己要离开这里了。从接到王爷的电报那一刻开始，她心里有的，只是难过，为病中的额吉难过。见到三浦，突然涌起难舍。她不知道这种感情来自三浦，还是来自待了三年的日本。

“为什么不告诉我？”三浦的眼神和声音都与往日不同。

“急得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塔娜抱歉地一笑。

“船票买好了？”

塔娜点点头。

“这么说，这个东西，你肯定不稀罕了。”三浦说着，从兜里掏出两张船票，在塔娜面前晃了晃。

塔娜惊喜地：“原来是你买的船票？”

“真想连你回来的船票都一起买了。”三浦故意说得不在意，但眼里却充满渴望，也充满期待。

塔娜对三浦一笑，躲开他的目光。

三浦停下脚步：“等你回来，我还去接你。”

“三浦，”塔娜也停下来，看着三浦，“谢谢三年来你给我的友情。”

“你给我的更多。每次见到你，我都既快乐又遗憾。”三浦停了停，接着说，“快乐是因为认识了你，遗憾是因为我不是蒙古族。”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和民族没关。”

“不。有关。我要是蒙古族，就去找那个贝勒爷，和他比试骑马、摔跤和射箭的本领。”

塔娜并不接他的话茬，同以前一样，微微一笑过去了。

“你一直拒绝我。要是你没想好，我愿意等你回来再说。”三浦说。

樱花在他们的身前身后轻轻飘落。时间慢慢流逝。

## 2

晚宴竟然是蒙餐。血肠放在手把肉上。芳子拿起刀子，从盆子里的羊脖骨上，利落地割下一小块肉，放在塔娜的盘子里，又给三浦割了一小块。三浦有些兴奋，学着芳子的样子割肉。一会儿，又说要给塔娜跳蒙古舞。塔娜觉得好笑，以为三浦说的是醉话。来日本三年了，从没听说过三浦会跳蒙古舞。

三浦站起来，离开酒桌，站到了宽敞的地方。他稍稍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左拧身，提左肋，仰视前方。塔娜看出来，三浦做的是走马的动作。接着，三浦右脚快速压脚跟，右摆头，平视，重心随后移向右脚。右膝下屈，左脚屈膝半脚掌，做同样的屈膝动作，右探头，平视远方。塔娜看呆了。

对塔娜的欣赏，三浦以更投入的舞蹈来回报。他好像正骑在一匹烈马上。那匹马一会儿扬鬃驰骋，仿佛越过了一条大河，马蹄溅起无数碎浪；一会儿踏着碎步，徜徉在平坦的草地上。看得出，三浦是下过功夫的。起腕儿、含胸、垂头，所有的动作都做得到位。三浦竟然把蒙古舞跳得这么好。有那么一瞬间，塔娜恍惚觉得三浦就是西拉沐沦草原长大的蒙古人。

“我担心你回去后，不会再来日本了。”接过塔娜的敬酒，三浦一饮而尽，看着塔娜说。

塔娜下着保证似的：“额吉的病一好，我就回来。”

“看你们大清的形势，谁知你阿爸会不会把你留下呢？”三浦有些泄气。

大清的时局，塔娜也知道，皇帝要下台，军阀都在抢夺地盘，南方各省要独立，提出“驱逐鞑虏”，要建立汉人的国家。在一次大清留学生聚会上，那些汉人学生个个慷慨激扬，听说塔娜是西拉沐沦草原的格格，有几个人立刻围过来。

“大清马上要倒台，王公贵族也没几天好日子了。我们年轻人，应主动告别旧时代，开始新生活，革命的洪流是谁都挡不住的。”说话的留学生慷慨激昂。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他们又分两派吵了起来。塔娜很迷惑，没等聚会结束，早早地出来了。

想起这些，塔娜有些惆怅。芳子接过话题：“整个蒙古民族都面临着危机。南方汉人的口号，看似在排斥满族，其实对少数民族，都心存歧视。不知道你阿爸打算怎么做，我真担心那片草原落入别人的手里。”把目光转向塔娜，“你回去后，要劝说王爷，远离歧视，争取西拉沐沦自己的独立。”

塔娜点点头。

“要是王爷这样打算，你就给我拍电报。我会动用在日本的关系，想法帮助西拉沐沦。”芳子笑了，“我喝过西拉沐沦的烈性酒，就是西拉沐沦永远的朋友。”

塔娜被芳子的话感动得稀里糊涂，不住地点头。芳子给三个人斟满酒，然后，先端起酒杯：“这是我们的约定。为了这个约定，干杯！”

“干杯！”

酒杯发出清脆的声音。

### 3

离开东京时，天空灰蒙蒙的，看样子要下雨。

本来敖特根也跟着回去，可是，就在走的头一天夜里，做饭的老

妈子突然病了，烧得直说胡话，她是从西拉沐沦草原和塔娜一起来的。塔娜不忍心让生病的她一个人在那儿，只好留下敖特根照顾她。对这个决定，金香眼泪汪汪。她和敖特根是被西拉沐沦王爷许了婚的，因此难舍难分。走的那天，他们一个车上一个车下，说着在塔娜听来不着边际的话。

“金香，我夜里做梦，梦见你回去后不来了。”

“那你就不高兴了吗？”金香说。

“我高兴什么啊？”敖特根抓一下头皮，他总爱把金香的话当真。

金香翻了一个白眼儿：“你可以去银座找乐子啊。那些歌舞伎会让你夜里也不想回来呢。”

敖特根咧了咧嘴，再抓一下头皮，腼腆而厚道的小伙子没话说了。

马车上了东京大街。敖特根还跟在车后，不肯停步。塔娜把汉人分别时说的那句话说给他：“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回去吧。”

敖特根站住了。金香哭得抬不起头。车夫吆喝了一声，拉车的马跑起来，敖特根的歌声紧紧追着马车：

小黄马儿啊，  
你那轻巧的步伐，  
令人陶醉。  
心爱的妹妹啊，  
你那忧郁的眼神，  
让我心碎  
.....

敖特根孤零零地站在路边。他周围的樱花，像一片粉色的霞。

到了东京港。泊在码头的邮轮正一股一股地往外冒黑烟。许多日本人拥挤在码头，等待验票。他们拖家带口。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麻袋、箱子、短皮袄。东京港看起来拥挤、潮湿、肮脏。马车在港口停下。金香付过车费，塔娜和她提着皮箱，费力而缓慢地向验票口挤去。

“那些日本人去哪儿?”金香小声问塔娜。

“大连,或者旅顺。”塔娜说,她觉得自己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去那儿干什么?”金香又问。

“那里有人家的地盘。”塔娜有些莫名的烦躁,但还是耐着性子告诉了她。

金香一惊一乍地问:“那不是大清国的地盘吗?怎么成了他们的了?”

“大清国割给人家的,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塔娜没好气地说。

金香并不在意塔娜发脾气,嘟嘟囔囔地说:“人家又没念过书,格格也从来不告诉人家。人家怎么能知道。”

前面又松动了一些,她们再往前移一小步。不一会儿,金香就又凑过来,在塔娜的耳边嘀咕了一句:“这么多人可别去咱西拉沐沦草原啊!”

塔娜也向拥挤的人群扫了一眼,正想着怎么回答金香,突然,听见有人喊她,回头望去。芳子和三浦正站在人群外,向她招手。塔娜把手里的皮箱往金香身边一放,从人群里挤了过去。

“老师!”塔娜冲过去,紧紧抱住芳子,把头伏在芳子的肩上。

“塔娜,一路平安!”芳子的声音有些哽咽,“记住老师说过的话,要是西拉沐沦有什么麻烦,你一定给老师拍电报啊。”

塔娜频频点头,哭得说不出话。

“去和三浦告别吧。”芳子拍拍塔娜的后背。

“塔娜,早点回来,记着我在等你。”三浦说。看得出,他在尽量克制着自己,“一路平安!”

“保重!”塔娜含着泪水,努力向三浦笑了。

邮轮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甲板通往码头的木制通道被移开了,马达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邮轮要开动了。塔娜流着泪,一边向他们挥手,一边往邮轮上跑。

邮轮启动了。塔娜站在甲板上,海风掀动着她的头发和衣襟。芳子和三浦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看不见了。天渐渐地暗下来。凉飕飕的海风直从窗口往里灌,舱内充满腥气。周围的人东倒西歪,有的还打起了鼾。海面更加昏暗。塔娜临窗坐着,金香靠在行李上。



“格格，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塔娜望着窗外，似乎没听见。其实，她的心里正塞满离愁。金香惦记着回来，是因为敖特根。她呢？她想起了三浦。是因为他吗？好像不是。发动机的声音大起来，一下子就把金香的声音淹没了。邮轮在做加速前进的准备。海岸也早就退到了看不见的远方。时间在一片轰隆隆的声音中流逝着。

夜幕降临了。一切都漆黑一团，只有腥咸的水汽在弥散。

在邮轮的颠簸中，塔娜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 4

塔娜和金香在海上飘荡了十几天，闻够了咸腥味儿，吐了一次又一次，终于在一个黄昏到达了旅顺港。

落日斜挂在西天。她们拎着大大小小的皮箱，还在甲板上拥挤，就看见了站在码头上的王府卫队的队长通拉嘎，他脸庞黝黑身材魁梧，正在人群里张望。金香喊了一声。通拉嘎一愣，欣喜地逆着人流扁着身子向她们挤来。

“格格！”通拉嘎终于挤到了面前。

“我额吉怎么样了？”塔娜着急地问。

“格格不要着急，夫人的病大好了。”通拉嘎接过塔娜手中的皮箱。

塔娜把双手放在胸前，紧紧地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当天，他们住在旅顺的一家客栈。第二天一早，王府的马车上路了。赶车的驼背老汉，叫赛吉勒呼。除了通拉嘎，还有两个卫兵，一个叫王铁柱，是个汉人。剩下的一个罗圈腿，塔娜不认识，可能是她去日本后王府又招来的，他们叫他乌拉。又走了几天，就到了西拉沐沦的边境沙河口。

西拉沐沦境内有两座大山，一座是南面的天河坝，一座是东面的赛罕坝。两座大山，连绵成巍峨的屏障，和无际的原始森林一起，守护着西拉沐沦草原。沙河口在天河坝脚下，是漠南草原的贸易中心。